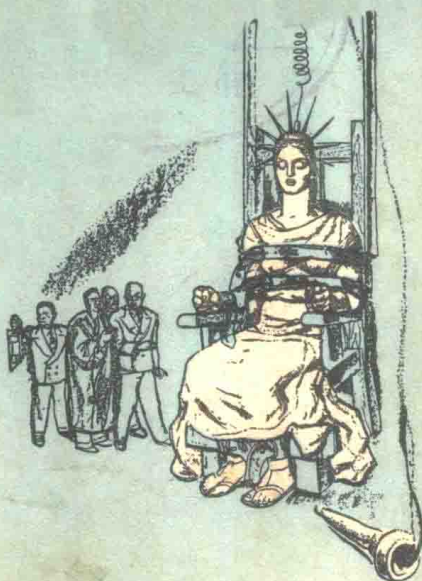


羅維木堡夫婦

——朱理葉斯與伊斯爾——

列昂·克魯奇科夫斯基著



新文藝出版社



羅 森 堡 夫 婦

——朱理葉斯與伊爾——

列昂·克魯奇科夫斯基著
李 健 吾譯

本書根據法國 Maria Fontaine et Michel Rouzé
翻譯的 Julius et Ethel 打字本轉譯。

羅 森 堡 夫 婦

—朱理葉斯與伊斯爾—

原 著 者	波 蘭 列 昂 · 克 魯 奇 科 夫 斯 基
翻 譯 者	李 健 吾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客登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號書(686) [IV IV 4] 類別 戲劇·電影—話劇
字數62000字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7/8
1954年9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8100冊
定價3,800元

內 容 提 要

美國統治者蔑棄信義，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本國公民羅森堡夫婦，引起了全世界公正人士的激忿和抗議。本劇作者波蘭作家協會主席克魯奇科夫斯基是「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的獲得者，他根據羅森堡夫婦殉難前的材料，寫出了這一對和平戰士熱愛和平與真理更甚於生命的偉大精神。他們在生命中的最後六小時，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始終莊嚴地拒絕統治者的無恥的威脅利誘，粉碎了統治者要他們編造假證詞的卑劣企圖。

本劇共分六場，集中地表現了這一對和平烈士的這種堅持正義與真理的崇高精神，以及他們熱愛和平的高貴品質；同時也徹底揭穿了美國統治者陷害和平人民的陰謀，暴露出美國統治者的兇惡面目；最後並且指出：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鬥爭是一定會得到勝利的。



作者像

需要全本请在 *CA62/08* 处

作者小言

我寫羅森堡事件這齣戲，用意不在拿事實一一交代清楚。事情在一九五〇年夏天開始[●]，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那一天結束（就算我們權且能夠拿這『事件』當完結看罷）。我從朱理葉斯與伊斯爾的生活裏面，提出緊張的最後幾小時，有一點像在聚光鏡底下一樣，試着把這齣激動人心的戲劇的政治和人道的內容集中起來。劇作家平日使用的行動自由，由於這種決定，受到了極端限制，可是另一方面，有些沒有意義和並不重要的細節，也由於這種決定，我正好從這最後幾小時的事變實際進行當中拿它們刪掉了。這樣一來，爲了寫作上的需要，我就不得不放棄事實的刻板敘述；不過，自然啦，事情的主要面目並沒有因而有所改動。

● 朱理葉斯在七月十七日被捕，伊斯爾在八月十一日被捕，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被判死刑。——中譯者註

目次

作者小言

第一場	三
第二場	三
第三場	四
第四場	六
第五場	六
第六場	六
歌 譜	一〇
列昂·克魯奇科夫斯基(呂潔)	一七

人物：

朱理葉斯

伊斯爾

律師

檢查官

法官

典獄官

女看守

結西

大衛·格林格拉斯

裝配匠

米蓋爾

羅比

若干看守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事情發生在紐約附近辛辛監獄裏面。

第一場

景是辛辛監獄死囚區的牢房。後牆是牢房門。緊靠左牆，一張木板牀。當中一張小桌子，上面有書和紙，燈底下，一張凳子。在牢房的第四堵牆——就是說，舞台前部——的地方，稍後於幕，掛一塊鐵柵欄，代表窗戶。

幕啓的時候，伊斯爾縮在牀頭，姿勢像一個女人凍僵了。她顯出迷迷糊糊的樣子。這樣過了幾分鐘，聽見鑰匙在鎖眼兒裏響，門開直了，就見女看守靜靜進來，打量伊斯爾。伊斯爾一點一點睜開眼睛。在女看守後面，從過道走出了裝配匠。他兩隻手端着一張小桌子，上面放着一隻電話機，電話線拖在地上。他看也不看伊斯爾，就拿桌子放在近門牆邊，把線在門檻犄角扣牢實，又去了過道。隨後他回來，摘下聽筒。

裝配匠

（低聲）喂，是嘎爾外嗎？……是呀，是我……聽是聽見啦，不過，說實話，我覺得你的聲音發糊塗……（他聽了聽）成啦，像這種事，要是能夠說順手的話，就算順手罷。

女看守 (向裝配匠) 怎麼，檢驗好啦？你完了事，好走啦。

〔裝配匠掛上聽筒，什麼人也不看，就快步出去了。〕

伊斯爾 (她站直了，立在牀邊，望着電話機，起了疑心) 是什麼？做什麼用？

女看守 我不知道。檢查官這就來，他會講給你聽的。(她微笑着) 太太，你昨天晚上睡的好嗎？

伊斯爾 我睡的好不好，你知道了，有什麼用？

女看守 是那些新聞記者問我這話……(詭祕的樣子) 從早晌起，監獄的辦公室就來了許許多多新聞記者，樣子全像很緊張……

伊斯爾 (不由自主，重複着)……從早晌起？

女看守 中午以前，我接班的時候……(過道有腳步聲) 檢查官來啦……

〔她走掉。〕

〔檢查官走進牢房，迅速瞥了一眼電話機，又瞥了一眼伊斯爾，這一回却瞥的時間長了些。他關上門。〕

檢查官 太太，請你原諒我，要是……不幸……我不能夠對你說，「你好」……

伊斯爾 (手放在背後，像是找尋扶手) 你是說，你給我帶來了壞消息？

檢查官 是的。最高法院維持原來決定，你和你丈夫請求總統特赦，總統也拒絕了。

這來了有半小時了……（他從口袋取出一張紙來）這是白宮打來的電報……

伊斯爾 不必了，你犯不着……

檢查官 隨你罷。（他微笑着）你丈夫，他倒願意聽我唸。我甚至於感覺到，他有要

我再唸一遍的意思……（他拿紙放回口袋）是的。所以，現在，我的責任就是通知你，今天下午八點鐘，執行判決。

〔伊斯爾沒有表示，不過，眼睛差不多閉起來了。〕

檢查官 從現在起，眼面前這六小時，對你就成了你這一輩子活的最後六小時。這一

回是再也不會更改的了。這就是你的下場……

伊斯爾 檢查官先生，我丈夫和我，有兩年多了，天天過着死人的日子……

檢查官 太太，你不妨這樣講，你也許有理由這樣講……不過，時辰一到……人一輩子可就只有一回坐電椅喇。

伊斯爾 我……我可不可以……同我丈夫道別？

檢查官 當然可以。爲了你們道別，我們甚至於有意思拿時間放長了，多給你們一點自由。按照我們的規矩，這還是史無前例的恩典。

伊斯爾 我們會非常感激你的。

檢查官 我甚至於希望，回頭你更感激我；眼下你這點感激，一比就算不得什麼了。

太太，不瞞你說，你和你丈夫這末一次會談，只有你們自己在一起——我們認爲相當重要……

伊斯爾 我想，除去我們夫婦之外，別人對我們會談，不會感到興趣的。你檢查官先生更不感到興趣了……

檢查官 聽起來像是這麼回事。不過……可能就不是這樣。幾分鐘以後，就要在這裏舉行的會談，我們國家許多地位很高的大人物全認爲非常重要。

伊斯爾（突然提高警惕）我聽不懂你的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檢查官 意思可多啦！（他走到電話機跟前，拿手放在上頭）請你看看這架電話機。
〔伊斯爾不作聲，打量電話機打量了許久。〕

檢查官 這架電話機不是一架普通電話機。請你拿它當一個活人看。還不止於此，我要說的是：當一個朋友看。啊！只要摘下聽筒，對它說幾句話，就有……

伊斯爾 我聽不懂你的話。到底是誰摘下聽筒來啊？

檢查官 你，或者你丈夫，全行。我再說一遍：你只要對這架電話機講上幾句很簡單

的話，就有一個聲音回答你……有一個聲音給你帶來生命的安全！我乾脆說了罷：是我的聲音。因為是我負責……

伊斯爾（心裏亂烘烘的）啊！

檢查官 我看出你聽懂我的話啦。很好。本來嘛，事情這樣簡單！（他走到伊斯爾跟前）這架電話機在這裏一直攔到下午八點鐘，就是說，一直攔到死亡在你牢房門口露面的時候。是的，死亡，羅森堡太太。那些看守好比就是死亡，會把你們夫婦一直送上電椅的。

伊斯爾（呢喃着）我懂……我懂……

檢查官（他完全靠近她）請你用心聽我的話。這架電話機通到我今天在監獄的辦公室，辦公室又一直通到司法部。在這六小時裏頭，我決不離開我的辦公室，我說這話，我拿人格給你做擔保。你看啊，我們這些做司法官的，末了倒做了我們犯人的犯人啦……

伊斯爾（挪揄）我有權柄的話，我不遲疑，就恢復你的自由。

檢查官 問題不光是你。我猜，你丈夫到了這裏，也要有話講的……再說，羅森堡太太，眼下隨你嘴多硬，請你記住這個：在這六小時裏頭，我決不離開我的辦公

室，希望在這期間，我會聽得見電話線另一頭的電話鈴響——是的，就在這條電話線的另一頭。我想，用不着說了，你們夫婦很清楚我這時候希望聽到的是那些話。

伊斯爾

（指着桌子）檢查官先生，在這桌子上頭，放着我母親寫給我的幾封信。她知道我冤枉，可是，在每一封信裏頭，她求我承認人家派給我的罪名，就像這是救我性命的唯一方法……

檢查官

她完全對。這是你不坐電椅的唯一方法。對你丈夫也是一樣的。

伊斯爾

（一半說給自己聽，就像她沒有聽見檢查官的話）她是我母親！我原諒她，原諒她要我做這種事。我知道，她要我這樣做，是由於缺愛、由於母性的愛。這兩樣東西都沒有長眼睛。可是檢查官先生，你真就以爲這架電話機，（她指着電話機）會比我母親的哀求，對我還有影響嗎？

檢查官

也許對你就有影響。也許對你丈夫就有影響，你丈夫又回過頭來影響你。我們看好啦……其實，你不該小看這架小小的電話機。沒有生命的東西，往往對我們生命所起的影響，要比我們想到的大多了。好比說罷，大多數罪犯因爲想搶奪那些沒有生命的東西，就成了這些東西的犧牲品。得，議論夠

啦，我們身邊只有幾百分鐘，糟蹋一分鐘也是可惜的……你丈夫這就到這裏來。

伊斯爾

（興高采烈）他到這裏來……這裏！

檢查官

你們有的是時間……我說錯了，你們相當有的是時間，一道考慮考慮，再悉心研究一下問題，權衡一下輕重……

伊斯爾

（手放在太陽穴上，背向檢查官，閃開他，坐在牀沿。稍緩）檢查官先生，你一定知道，半個月以前，司法部特派員本納特先生到這裏會過我們一趟。我們夫婦同他談話，談了兩小時多。雖然中間沒有見證人，這次談話的目的，我想，你多少總有一點數目賬……也許你本來就一五一十全知道的罷？

檢查官

我多少知道一點……

伊斯爾

這也就夠啦。不過，我還是一五一十講給你聽罷：本納特先生對我們提議，只要我們同政府合作，就特赦我們。他是這樣說的：同政府合作。我們要是接受他的提議，他答應我們，從華盛頓來幾個官兒，和我們做『適當的』談話，寫好同樣『適當的』口供。我們拒絕了這種提議；你一定聽人說起來的罷？

檢查官 是的，我聽人說起來的。不過，這在半個月以前。

伊斯爾 我們這兩個星期就沒有改變！

檢查官

不知道。這兩個星期，我們就見道格拉斯法官和他三個同僚，爭取最高法院重審，還打算在最後時辰把案子推翻來的。你知道，打消這種努力，兩天也就夠了。可是就我看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本納特先生到這裏來，恰巧就在第一次宣佈執行你們死刑的日期那一天的第二天。你們和他談話的時候，你們眼面前還有整整兩個星期好活。而現在……現在你們只剩下六小時了！

伊斯爾

你以為這真就改變得了我們的決心？

檢查官

我以為兩個年輕人，又相愛，又是兩個可愛的小男孩子的父母，不會那麼輕輕易易就打定了主意尋死的……我從來沒有經見過這種事，不過我覺得，一個人活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算來算去也不過是那麼幾分鐘，這時候會換一種眼光看事的，不像尋常盼望到加利福爾尼亞度假，可以悠閒自在……最貴的原則，到了這時候，也抵不上一調匙湯吸引人……可不，羅森堡太太，現在，（他指着電話機）除掉這架電話機還可以幫幫忙，你們任何機會也沒有，